

从空间到时间

—湖南方言体标记的演变—

王 振宇 (关西学院大学)

1. 引言

1.1 关于湖南方言

1.1.1 湖南的方言和湘语

湖南的方言：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语，平话等。

湘语：湖南最具代表性的方言。湖南的湘江、资江流域和沅江中游少数地区使用。广西、四川、陕西等地也有分布。(鲍厚星 2006)

1.1.2 “老湘语”和“新湘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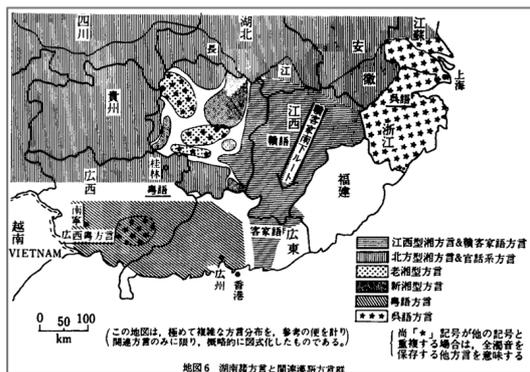


图1 湖南方言分区图 (辻伸久 1979)

① 第三人称是“他”或“他”的同源词	长沙 [+]	双峰 [+]
② 领属助词是“的”或“的”的同源词	[-]	[-]
③ 常用否定词是“不”或“不”的同源词	[+]	[+]
④ 表示动物性别的词序在前	[-]	[-]
⑤ 只有平声才分阴阳	[-]	[-]
⑥ 古舌根音在i前腭化	[+]	[+]
⑦ 用“站”或“站”的同源词	[+]	?
⑧ 用“走”或“走”的同源词	[+]	[-]
⑨ 用“儿子”或“儿子”的同源词	[-]	[-]
⑩ 用“房子”或“房子”的同源词	[+]	?

图2 罗杰瑞 (1995) 描述湘语的特征

1.1.3 关于“老湘语”蔡桥方言

蔡桥乡：湖南省西南部邵阳县的西部。21个村。69.92平方公里。人口26300 (2002年)。

“受外来方言侵蚀、同化最少的地区是湘西南的城步、武冈、新宁、东安、零陵、祁阳等县，所以这一带是最典型的湘语 (周振鹤、游汝杰 1985)”。



图3 蔡桥乡的地理位置

① 第三人称是“他”或“他”的同源词	[-]
② 领属助词是“的”或“的”的同源词	[-]
③ 常用否定词是“不”或“不”的同源词	[-]
④ 表示动物性别的词序在前	[-]
⑤ 只有平声才分阴阳	[-]
⑥ 古舌根音在i前腭化	[+]
⑦ 用“站”或“站”的同源词	[-]
⑧ 用“走”或“走”的同源词	[-]
⑨ 用“儿子”或“儿子”的同源词	[-]
⑩ 用“房子”或“房子”的同源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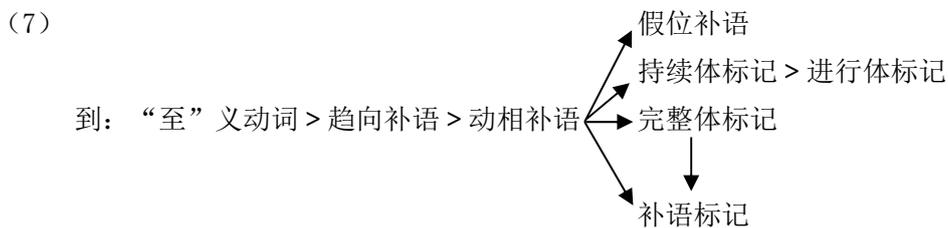
图4 蔡桥方言的特征

关于南方方言的体标记“到（倒）”的来源问题，梅祖麟（1988）、罗自群（2006）等认为来源于“着（著）”，而李蓝（1998）、吴福祥（2002）等则持不同的观点，主张现代方言中的“到（倒）”来源就是“到”。

李蓝（1998）认为“到”和“着”的功能虽然接近，但是“在汉语方言中，语法功能相同的词不一定源于同一本字。”。李先生认为“到”经历了以下的虚化的过程。

“V 到 + 地名”表动作到达某一地点 “V 到 + N”表动作涉及对象 “V 到”表动作有了结果 “V 到”表动态或状态持续。

吴福祥（2002）在通过历史文献中的数据，勾勒出南方方言的“到（倒）”从动词发展为假位补语、持续体标记等的变化方向。如下图所示：



（吴福祥 2002： 218）

我们认为湖南方言的“到（倒）”和其他南方方言的“到（倒）”一样不是来自“着”，而是来源于表示“到达”义的动词“到”。因为包括蔡桥方言在内的大部分湖南方言里，来源于中古汉语的“着（著）”的字的发音和“到（倒）”的发音是不同的。以下举几个来源于“着（著）”的字在现代蔡桥方言中的发音和用法。

(8) 【结果补语（表示“受损”）】 [tɕʰio˥˥]

- a. 己打着别家屋老弟。（他打伤别人的弟弟。）
- b. 快回去，莫淋着哩啊。（快回去，别淋坏了。）

(9) 【被动标记】 [tɕʰio˥˥]

- a. 己打鼾恰恰象打雷，我都着己嘈得要死。（他打鼾象打雷，我被吵得该死。）
- b. 我都着你笑死。（我都被你笑死了。）

(10) 【表“先行”义的句尾助词】 [tɕʰio˥˥]

- a. 我吃刮饭着。（我吃完饭再说。）
- b. 先担作业做完着，电视夜家才能看。（先做完作业，电视晚上才能看。）

而“到”字在《广韵》中的记载是“去声号韵都导切：到，至也。”。“都导切”的字在蔡桥方言读 [təu]，和蔡桥方言的“到（倒）” [təu] 发音一致。

我们认为经过前人的努力，尽管关于南方方言“到（倒）”语法化的方向问题已经比较明朗了，但是还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考察。

1. 先行研究对“到（倒）”演变的动因缺少详细的分析。“到（倒）”的演变过程中，促成“到（倒）”从动词到“持续体”体标记的语义扩大的动因是什么？

2. 在不少方言里去声“到”演变为动相补语时发生了声调变化,变成上声(记做“倒”)。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音变,大部分研究只是指出音变是“为了区别语法功能的不同”。然而为什么音变的结果偏偏是上声“倒”呢?
3. 先行研究中提供的“持续体”标记“到(倒)”大部分都是表示动作完成的“动相补语”,受到句式义的影响才呈现出“持续体”的意义。那么在湖南方言里有没有真正意义上表示“持续体”的“到(倒)”?

本文以湘语蔡桥方言的“到(倒)”为主要的对象进行考察,目的是解决以上几个问题。关于以上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我们将通过考察蔡桥方言中的“倒”的语义扩展的过程,寻找“到(倒)”从“动相补语”演变成“持续体”标记的动因。关于第二点,我们将参考普通话的趋向补语“上”、“下”的一些研究理论,重新思考“到”变成上声的来源问题。

2. 湘语蔡桥方言的“到(倒)”

2.1 “到(倒)”的意义用法

- a. 动词 [tau³⁵] 我没到过长沙。(我没到过长沙。)
- b. 趋向补语 [tau³⁵⁻⁵] 挂到椅子高冲(挂到椅子上) / 放到桌桌高冲(放到桌子上)
- c. 动相补语 [tau⁵³⁻²¹] 买倒件新衣衫(买到一件新衣服)
收倒封信(收到一封信)
我煮倒饭哩。(我煮了饭了。)
- d. 体助词 [tau⁵³⁻²¹] 结果持续: 饭煮倒在灶上。(灶上煮着饭呢。)
动作持续: 已摊人讲倒话在噃里。(他们在那儿说着话呢。)

2.2 “到(倒)”的语法化过程和动因

2.2.1 从移动动词到趋向补语

a > b 的演变,即“到”由“移动动词”到“趋向补语”的变化不难理解,“到”用于移动动词后,表示通过前面的移动动词表示的动作,动作主体或对象到达某处。

2.2.2 从趋向补语到动相补语

b > c,即“到”由“趋向补语”语义扩大到“动相补语”的变化。该变化应该是基于如下动因。趋向补语的“到”后接的是移动的终点,即动作主体或对象“到达”的处所。而动作主体或对象“到达”某处,也就意味着动作的实现或完了,因此趋向补语的“到”也势必蕴含动作“实现/完了”的意义。而“到达”的处所往往也是动作主体或对象“留存”的处所,故而“留存”的结果义也就被派生出来。

于康(2006)在分析“上”的语义扩展的时候,提出“物体移动后并停留在移动后的位置”义是“上”的“语义扩展最关键的动因”,并分析其原因:“这是因为,物体移动后并停留在移动后的位置上实际就是一种附着与结果,A物体移动后停留在B物体上就是一种附着,这种附着也是一种结果。”

关于“上”的语义扩展的动因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到”。在诸多的引起“留存”结果的动词之中,表示位移的动词只是其中一种。除此之外,“买”、“收”、“借”等通过所属关系

的转让“获得”事物的动词，以及“听”、“看”等通过感官，在认知上“获得”事物的动词都可以引起“留存”的结果。“到”所接的动词范围扩大到蕴含“获得”义的动词。对这些动词表示的动作而言，“获得”义是第一位的，“留存”义被暂时置于背景之中。宾语不再是处所词，和趋向补语中“走到长沙”可以理解成“走/到长沙”相比，动相补语中的“买到件新衣衫”只能理解成“买到/件新衣衫”。这也说明“到”由指向动作对象，变为指向动作，表示“动作完成/实现”的“动相补语”。

这种语义指向的变化在“到”的演变历程中是很重要的一步。虽然在普通话中“趋向补语”和“动相补语”都是由“到”来承担（姑且不论轻声变化），但是蔡桥方言却采取了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策略”来配合这种语义的改变。那就是声调的变化，即将“到”变换为上声来表示动作的完成、实现的意义，从而与趋向补语的“到”区分开来。

在蔡桥方言里“到”是去声字，变为上声就和“倒”字同音。这种通过改变声调来区别语义的现象，在用“到”作体标记的方言里普遍存在（柯理思 1995），以下本文把动相补语的“到”记作“倒”。

(11) 买倒（买到）

(12) 看倒（看到）

(13) 碰倒（遇到）

但是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的是：如果说“到”由趋向补语演变到动相补语，随之发生的声调变读是为了区别词义，那么变读后的声调为什么偏偏“选择”上声呢？

赵元任(1980)把它归结为西南官话区的人们学习国语(北京话)时受到的影响的结果。因为北京话的去声调值是 51，和西南官话的上声（调值 42）的调值很接近，所以受北京话影响，把去声字“到”混入了上声调。罗自群（2006）将原因归结于动相补语“到”的来源是一个不太常见的上声的“着（著）”。

本文认为“到”变读为上声的原因在于“到”的义项和上声字“倒”的义项有重合的地方。

蔡桥方言中“倒”字和普通话的“倒”字一样，可以作为动词和方向补语使用，表示“（人或竖立的东西）横躺下来。（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

(14) 倒刮只树（倒了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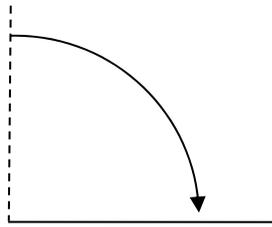
(15) 推倒只树（推倒棵树）

“倒”字“由上而下”的意义使它和普通话的“下”有相通的地方。在普通话中要求站着的人“坐下!”，“跪下!”，“睡下!”的时候，蔡桥方言不能用“下”，只能用“倒”字，即“坐倒!”“跪倒!”“困倒!”，可以说蔡桥方言的“倒”字代行“下”的部分用法¹。普通话的“下”和“坐”、“躺”、“跪”等表示“施事动作，施事躯体姿势变化”的动词结合使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移动后保持处于移动后的位置或状态”的结果义（于康 2007、任鹰·于康 2007）。“倒”所具有的“由上至下移动”的义项和“下”类似，因此也就不难派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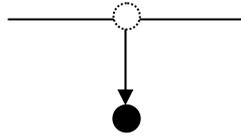
¹ 普通话的“下”还具有“脱下衣服”、“摘下帽子”这样的用法，但是蔡桥方言的“倒”字没有类似用法。“下”的该用法来源于“离开原来位置”的义项（于康 2007），而“倒”字从意象图示可以看出，虽然发生了部分位置变化，但是整体并没有发生位移，这可能是“倒”字没有以上用法的原因。

类似结果义，表示移动动作的“完成/实现”以及“移动后的位置或状态”。正是“倒”字的这种结果义和动相补语的“到”表示的意义具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既可以说“到”字为了区别词义音变成上声和“倒”字同音，也可以说“倒”字的结果义吸引了“到”字与它同音。

(16)



“倒”的图示



“下”的图示

动相补语“倒”毕竟来源于空间范畴里表示位移的“到”，所以其“留存”义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被激活。当“倒”用于“杀”、“煮”、“晒”、“架”（烧（水））、“晾”等动词后面的时候，“倒”表示动作完成、实现的同时，也蕴含着动作对象“存留于某处”的结果义。这一点和蔡桥方言的另一个体标记“刮”形成意义上的对立。“刮”也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只不过“刮”蕴含着动作对象的“消失，脱离”等结果义。如果邀请客人吃饭，想表达“我杀了鸡，你在我家吃饭吧。”的意思时，只能使用“倒”，不能使用“刮”。但是如果只是想说“他杀了人。”，那么只能用“刮”，因为“刮”不蕴含“存留”义，只表示生命“消失”的结果义。

(17) 我杀倒鸡，在我屋吃饭。（我杀了鸡，在我家吃饭。）

(18) *我杀刮鸡，在我屋吃饭。

这种“存留”义也往往容易扩展为动作结束后的“状态变化与持续”义²。特别是和“煮”、“架（烧水）”、“晒”一起使用时，表示动作完成或实现的同时，还包含动作对象存留于某处，或者处于某种状态的持续中。

(19) 饭煮倒哩。（饭煮上了（还在灶上煮着）。）

(20) 水架倒哩。（水烧上了（还在灶上烧着）。）

(21) 辣子晒倒哩。（辣椒晒了（还在某处晒着）。）

2.2.3 从动相补语到持续体助词

正是因为“倒”的蕴含以上的“存留”义，所以表示动作对象存在的处所词短语（在+处所词）可以出现在句中“V倒”之后的位置。表示事物存在的短语“在+处所词”包含着说话人“确认”的情态意义在里面，“倒”的“结果状态持续”的时间义被凸显出来。二者的结合使用不是意义上简单的累加，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句式结构“V+倒+在+处所词”。“倒”在表示“结果状态持续”的时候一般都须和介宾短语“在+处所词”结合使用。³

² 于康（2006：33）如此阐述这两个义项的关系：如果说“附着与结果”是一种物理空间的“停留”，那么，“状态变化与持续”就是一种“时间”上的“停留”。

³ “V₁倒(O)V₂”和“V+ASP+V+ASP，……”等结构可以除外。譬如：我爱困倒看书。（我喜欢睡着看书。）、看倒看倒困刮。（看着看着睡着了。）。)

- (22) 辣子晒倒在倒置高冲。(房顶上晒着辣椒呢。)
- (23) 饭煮倒在灶高冲。(灶上煮着饭呢。)
- (24) 水架倒在灶高冲。(灶上烧着水呢。)
- (25) 菜整倒在锅里。(锅里炒着菜呢。)

而当和“存留”义无关的动词，譬如“看”、“说”、“嬉(玩儿)”等动作动词进入以上的句式之后，“倒”就从“结果状态持续”义扩展出“动作持续”义。

- (26) 我看倒书在屋里。(我在房间里看着书呢。)
- (27) 己同别家讲倒话在面前。(他和别人在外面说着话呢。)
- (28) 己摊人吃倒酒在米里。(他们在那儿喝着酒呢。)

随着“倒”由表示动作对象“结果状态持续”的体标记演变为表示“动作持续”的体标记，句子的焦点便也从“空间”转移到了“时间”，那么“在+处所词”的处所意义就会逐渐淡化。“屋里”(房间里)、“面前”(外面)等表示具体位置的处所词可能被“米里”(那里)等指示代词取代。而当动词前面同时也可以出现另一个介宾短语“在+处所词”的时候，“倒”后面的介宾短语就完全失去了“空间性”，成了一个相当于普通话“呢”的标记⁴，表示“情态”(Modality)。

- (29) 己同别家在面前讲倒话在米里。(他和别人在外面说着话呢。)
- (30) 己在屋里看倒书在米里。(他和别人在外面说着话呢。)

“在+处所词”的“虚化”进程在蔡桥以外的一些方言里继续进行，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譬如，一些方言的“在+处所词”短语中的“处所词”脱落，句尾只剩下“在”字。

- (31) 〔西南官话成都方言〕(张清源 1991)
他们开倒会在。(他们开着会呢。)
- (32) 〔西南官话成都方言〕(张清源 1991)
我削倒苹果在。(我削着苹果呢。)
- (33) 〔西南官话襄阳方言〕(罗自群 2006)
饭煮倒在。(饭煮着呢。)
- (34) 〔西南官话襄阳方言〕(罗自群 2006)
他吃饭在。(他在吃饭呢。)
- (35) 〔湘语辰溪方言〕(谢伯端 2009)
她唱哒歌在就着喊去了。(她正唱着歌就被叫走了。)
- (36) 〔湘语辰溪方言〕(谢伯端 2009)
老三还晒起在吗?(老三还在睡觉吗?)

⁴ 吕叔湘(1941)认为北京话的“呢”来源于表示事物存在于某处的“在裏”，并援引了西南官话的“睡到在”、“放到在”的“在”等方言现象为佐证。

综上所述，老湘语蔡桥方言的 T 类助词的演变路径可以归纳如下：

动词 > 趋向补语 > 动相补语 > 持续体助词（结果） > 持续体助词（动作）

3. 结语

本文以蔡桥方言为例，描述了湖南方言体标记“到（倒）”从实体动词演变为持续体助词的语法化过程。总结本文的观点如下：

“到”的演变以“到达”义为原型义，和移动动词结合使用时，后面带处所词宾语，由此而引申出“动作的完成、实现”以及“存留”于某处的结果义，这两个引申义在“趋向补语”的阶段尚未被激活，但是决定了“到”之后的发展方向。

当“到”之前的动词范围扩大到“买、收”等非移动动词之后，“V 到”的宾语也由处所词变为一般名词。“动作的完成、实现”的时间义也凸显出来，演变成了“动相补语”。这个阶段是“空间 > 时间”的变化，“到”的语义指向由处所转向了动作。配合这种变化，蔡桥方言采取变调的方式（去声变为上声）用以区别“空间义”和“时间义”。变调转义后的“到”记做“倒”。

“倒”的原型义是属于空间范畴的“到达”，所以“倒”即便虚化为表示“动作的完成、实现”的动相补语，依然蕴含动作对象“存留于某处”的空间义。这个空间义随着“在 + 处所词”的介词短语的同现而凸显出来。“V 倒 0 + “在 + 处所词””的句式使“倒”渐渐虚化为“结果状态持续”的体助词。

随着能进入“V 倒 0 + “在 + 处所词””句式使用的动词范围扩大，“倒”进一步虚化为“动作持续”的体助词。“在 + 处所词”的空间义也随之逐渐变淡。在蔡桥以外的一些方言里甚至有容许处所词脱落的句式（V 倒 0 + “在”）。

作为今后的课题，我们还有很多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

蔡桥方言的动相补语“倒”源于“到达”义的变化动词“到”。这种源于变化动词的体标记和源于“存在”的状态动词“在”之间，在语法化过程中的表现是很不一样的⁵。同时，我们也看到蔡桥方言的“到（倒）”在获得“持续”义的过程中，“在 + 处所词”短语的出现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否属于语法化中一般伴随着的主观化现象？该如何定位这种现象？同属于湖南方言的长沙等方言里是没有“V + ASP + 0 + “在 + 处所词””这种句子结构的，那些方言里又是如何体现主观化的呢？该问题需要进行横向比较来解决。

吴福祥（2002）“到（倒）”的语法化链中还指出其他几个演变方向，其中“动相补语 > 完整体”的演变在蔡桥方言中没能找到相关数据支持。而湖南长沙等地的方言“T 类助词”⁶虽然能表示“完整体”，但是发音和“到”不同，被称为“来源不明的助词”，至今仍然在词源问题上没有定论。其真正来源是什么？我们将通过对蔡桥方言和长沙方言等其他湖南方言相关用法的比较，找到“到”发展成为动相补语“倒”之后，进一步演变为完整体标记的演变机制。

⁵ 沈力（2013）论述了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中源于变化动词和状态动词的体标记的句式特征和演变方向上存在的差异。

⁶ “T 类助词”的名称来自伍云姬（1996）。主要指长沙、衡阳等新湘语中“哒”[ta]、“啱”[ta]、“啱”[tə]等体标记。

参考文献

(中文)

- 鲍厚星 2006.『湘方言概要』。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丁加勇 2009.「隆回方言的动词助词」,『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蓝 1998.「贵州大方话中的“到”和“起”」。『中国语文』第2期。
- 刘丹青 1994.「“唯补词”初探」,『汉语学习』第3期。
- 刘丹青 1995.『南京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刘丹青 1996.「南方方言的体貌标记」,『动词的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
- 罗杰瑞 1995.『汉语概说』(张惠英译)。北京：语文出版社。
- 罗自群 2006.「汉语方言读上声的持续标记“倒”」,『语言研究』第1期。
- 吕叔湘 1941.「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汉语语法论文集』(再录,1984)。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梅祖麟 1988.「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北京：商务印书馆。
- 任鹰·于康 2007「从“V上”和“V下”的对立与非对立看语义扩展中的原型效应」,『汉语学习』第4期。
- 吴福祥 2002.「南方方言里虚词“到(倒)”的用法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研究』第2期
- 吴福祥 2004.「也谈持续体标记“着”的来源」,『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伍云姬 1994.「长沙方言的动态助词」,『方言』第3期。
- 伍云姬主编 1996.『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伍云姬 2006.『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伍云姬主编 2009.『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修订本)』。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谢伯端 2009.「辰溪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修订本)』。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于康 2006.「“V上”中“上”的义项分类与语义扩展机制」『言語と文化』第9号。
- 于康 2007.「“V下”的语义扩展机制与结果义」『日本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選』(再録)。北京：北京语言出版社。
- 张双庆主编 1996.『动词的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
- 张清源 1991.「成都话的动态助词“倒”和“起”」『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
- 赵元任 1980.『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 周振鹤、游汝杰 1985.「湖南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方言』第4期。
- (日文)
- 工藤真由美代表 2000『方言のアスペクト・テンス・ムード体系变化の総合的研究』(科研費成果報告書)。
- 沈力 2013「南北方言データから読み取る「着」の文法化過程 - 持続と完了を中心に - 」中日理論言語学国際フォーラム 2013
- 辻伸久 1979.「湖南諸方言の分類と分布 全濁声母の変化に基く初歩的試み」『中国語学』No.226。
- 王振宇 2013.『湘語蔡橋方言の研究』。東京：好文出版。